



月光城 散文

菖蒲月令

储劲松

桂花,爱曼珠沙华,爱胭脂红,爱草药,院子里栽种得到处都是,从来不曾养过菖蒲。受了我的影响吧。他是大别山里一个地道的农民,一生从未洗净裤腿上的泥巴,但他的内心是有诗的,不像有的人衣冠楚楚然,心上却蒙着厚厚的尘埃。诗是明媚的春光,是凛冬的烟火,是空,是虚,是静,是无有之大有,是无用之大用。

菖蒲是天然的诗篇,叶子是参差的诗行。我与菖蒲相对,如见西周之世的《国风》。

一月。

夜寒,风割人鼻,山中气温零下九度,拥炉重温《书断》。

张怀瓘论陆柬之法书,谓其:调虽古涩,亦犹文王嗜菖蒲菹,孔子蹇蹇而尝之,三年乃得其味,一览未穷,沉研始精。张氏以孔夫子学周文王吃腌制菖蒲根,初始难以下咽,久而久之方才识得真味的典故,来比喻书道之幽玄,以及陆氏沉心研修书艺的可贵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说:幼童而守一艺,白首而后能言。其本意,原是嘲讽儒家学者皓首而穷一经。但反过来想想,若非板凳坐得十年冷、二十年冷、数十年冷,何来大儒通才,何来五经博士,何来帝王师,何来绵绵泱泱几千年中华文化?

天下诸艺事,要做到极致,非得如蛇精狐仙,年复一年日修夜炼不可,无论是食菖蒲菹、养菖蒲,还是治学、习字、写文章。

菖蒲菹我自然不曾吃过。自从孔夫子皱着眉头、缩着鼻根学吃此物,并被录进《吕氏春秋》,后来的典籍文章似乎再也未见过吃此“diao瞧”的记载。diao瞧,吾乡土语,意思犹如稀奇古怪。传奇里说文王有百子,活了九十六岁,难道夫子也想学文王,富贵、寿考且多男子?事实上,夫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孔鲤,并且短寿,知天命之年即弃夫子而去。孔鲤生孔伋,孔伋生孔白,孔白生孔求,孔求生孔箕,孔箕生孔穿,素王七世单传,却也如真王一样,多子多孙“衍圣”无穷尽。

菖蒲是寿品,原本长生,食菖蒲者亦长生。养菖蒲者如我,却不是为了长生。与玉叶清节相伴,常常忘记寿命修短,忘记天寒屋清冷。

几天前下了一场薄雪,园子里的蜡梅开花了,冷香幽独,引入入尘外。菖蒲也是喜雪的,雪愈愈见精神。雪与梅花与菖蒲,均弃智绝圣,似非人间物,却又都在人间逍遥游。

有人学古法,从屋外取雪喂养菖蒲。

二月。

立春前后下了几天烟

雨,也不用撑伞,敞着头走在雨里,衣衫头面略沾雨毛而已。春阳开动,黄梅已绽放月余,红梅绿梅白梅三色梅,梅梅笑意盈盈焉。衙前河水似眼波横,狮子山峦似眉峰聚。中年的心本是深潭一泓,春雨落下也会泛起朵朵涟漪。万物有春心。

春心是生生之心,是蓬蓬之意,是元始混沌之气。李太白说:春心荡兮如波。成周的诗人说:既见君子,我心写兮。我在春雨里行走,心间喜悦明快,如穿开裆裤的乡间小儿在稻场上追鸡,弓腰张臂,小雀儿左摆右摇,嘴呼“啄啄,啄啄啄”。想象自己是一棵柳,或是一株芭茅草,从脚往头一截截返回青春。

青春是一个好词,只是中年时候想起来,惟有黯然神伤。

菖蒲也有春心,且得春气之先。菖,蒲类之昌盛者,冬至后五十七日始生。在古代,菖字又与昌字通用,寓意昌明,茂盛又美好。立春是吉日,是谷旦,我把几盆菖蒲从室内悉数请到阳台上,暗祝福生与我生,皆昌茂美好。它们在屋里闭藏数月,风霜酷寒之日,也曾叶残色凋,貌似生意衰减气息奄奄。但大寒过后,眼见它们一天天还魂,一天天碧艳,一天天温润端雅,一天天有上古的大人君子之风。菖蒲之风,楷而雅,可永以为式。

《菖蒲月令》一月得一篇,非是我要写文章,是菖蒲如蜘蛛结网,自己吐字成文,我只需要用心聆听和记录。就像我那些为数不多又自以为得意的文章,都不是来自于大脑,而是来自于神谕,来自于内心虚静之时三界万物的传音入密。

近来写菖蒲,突然发现写作的时候有三个我:一个是熬文煮字的我,一个是旁观写作者的我,一个是文章中写到的我。据说释迦牟尼有三十二法相,诸法相我也曾在二祖和三祖的庙宇里见过。又据说,三十二法相,无一是佛祖,也无一不是佛祖。写作者的三法相呢?

第一法相,是形而上的思考者。第二法相,是冷面无情的俯视者、打量者、拷问者。第三法相,是形而下的衣布衣、食茶饭烟酒、晨兴夜寐的此在肉身。他们像三个顶点,组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。又像梦中做梦,梦中又做梦。我不知道这三个我,哪一个是真我。他们或者都是我,或者都不是我,或者重叠起来才是我,或者即使重叠在一起也仍然不是我。

我知道的是,无论写菖蒲、节令还是其他,其实都是写自己。

十月。

双节,我值班。案头有山水,白皮松、绿萝和金钱菖蒲,也有文章,应劭、刘勰以及邵伯温的著作。它们和他们是登对的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说:方以类聚,物以群分。岂不然乎?八天长长的假期,喝了几场寿酒、节酒和喜酒,见了几位故人,余暇多与案头山水为伍,大把的寂静和空闲,几乎令人快慰到眩晕。

金钱菖细叶蒙茸,真是好看。又极幽香,用手爬梳它的叶子,指尖上纯正的植物芳香经久不散,嗅之体轻而神旺。大致上,菖蒲的植株越是高大,香气越是猛烈,叶子越是细密,香气越是清逸,山野溪涧里自然生长的,与家养的又自是不同。前天夜里读《清嘉录》,见清代苏州人顾禄说,从前吴门人家,把家中可人心意的小儿女称作欢喜团。如此,金钱菖蒲也可以称作石菖蒲中的欢喜团。

欢喜假日有欢喜团相伴,安安静静读古人书,也胜过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(《红楼梦》贾宝玉语)

金农有一幅《菖蒲图》,水墨绢本,画中三只瓦盆高矮胖瘦各不相同,盆中金钱菖细密秀洁,像初出家的小和尚。画上题识:“石女嫁得蒲家郎,朝朝饮水还休粮。曾享尧年千万寿,一生绿发无秋霜。稽留山民题并画。”古人的菖蒲图,画得好的多,我尤其喜欢这一幅。以为不仅有禅意,有书卷气,还有古淡天真。说禅的从来不乏野狐禅,书卷气也可以装一装,古淡天真却是性发自然,或者修炼到返朴归真,是装不出来也做不了假的。古画里的动植、祥云、流水、摆设和人,姿容与神态都以得古淡天真为上品,以拙为工。

读了多年古书,以为自己的心境渐渐古淡了,也自知离小儿女的本色天真还很遥远,还要继续修。

桂花落尽,昨日已然寒露,连绵秋雨暂时停歇,窗外秋阳朗朗,护城河里秋水洋洋,《文心雕龙》读到最后一页。沉湎文雅之场、藻绘之府多日,世上的光阴也流逝了许多,而菖蒲不老。它们的秀,也是拙。刘勰在《序志》最末,是这样写的:

赞曰:生也有涯,无涯惟智。逐物实难,凭性良易。傲岸泉石,咀嚼文义。文果载心,余心有寄。

我心也有泉石,傲岸是不敢的。我心也有所寄,寄意也在文章。

十一月。

连续多日好天,响晴的日澈朗的月,不冷也不热。南方的季秋孟冬,实在比春天还要好过。菖蒲在阳台上,夜沐星露,日照暖阳,我估计它们滋润得很,也快活得很。

这一向写一篇长文章,日琢夜磨,晨兴暮作,出差在外也带着纸笔电脑,岁月悠悠而不觉。写完

了,不是一身轻松而是一身疲惫。写作就是元神出窍,是抽丝剥茧,是心力与体力的双重耗费。夜里于是多梦,易醒,神不在焉。

神,或者说心,有时在碧天之上,有时又在膏壤之下。恰好写的文章事涉幽冥,有关巫覡。幽天冥地,鬼神之所居也,女巫男覡,鬼神之所遣也。我借由汉语之绳索,上天入地,联巫系覡,得自放,得神游于偌大个江湖。仓史嘉措说:

曾虑多情损梵行,入山又恐别倾城。

世间安得两全法,不负如来不负卿。

我不负乾天坤地,不负诸神众鬼,天地鬼神自然也不负我。如古人所言:思之思之,思之不得,鬼神通之。一篇文章的写成,有天覆地载之功,也有幽冥之力暗中成全。

此事无关迷信,以迷信解之者真世上蠢物也,如乡骂:顶个死人头。惟个中人晓其三昧,知其酸甜。

菖蒲在野,鬼神文章可写。人烟堆叠的地方,没有野外,阳台也勉强算吧。我把它们搬到阳台上,既是气候适宜其生长,也是因为前人说,菖蒲如神荼、郁垒二神将,可以看守门户。

岂不闻《山海经》说: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,蟠屈三千里,其卑枝东北曰鬼门,万鬼出入也。有二神,一曰神荼,一曰郁垒,主阅领众鬼之害人者。

又岂不闻《清嘉录》说:截蒲为剑,割蓬作鞭,副以桃梗、蒜头,悬于床户,皆以却鬼。

我敞开门户,放鬼神进来。

十二月。

陡然就冷了,早晚气温降至零下,如果不开空调或取暖器,坐在屋子里湿寒如坐水牢,小腿骨和膝盖骨像包了一层冰,冻得生疼。长江以北的南方,山里的冬天真是漫长,多阴晦寒冷,又无暖气,生意消减几至于无,日子并不容易打发。于是黄昏时分常与三五友人约聚于小饭馆,涮火锅,喝小酒,谈谈闲。酒中有熊熊炭火,有泼辣意气,亦有活色生香的人情之美。所谓积极的生活态度,往往只不过是向无边萧瑟处求一线明媚。

凛冬将至矣,天地否闭,阴阳不交,万物不通。昨日读《周易》之《否卦》,以为冬三月,一如《否卦》的下三爻。其九五爻辞说:其亡其亡,系于苞桑。这八个字尤堪玩味。世间人多匆忙,似随时要带着鸡犬和妻子,车马辚辚赶着去庙堂做高官,或者去挖钱窟,并无几个人真正内心虚静,更无几个人懂得玩味。

酒可玩,《易》可玩,菖蒲可玩。它们也都是虚静的:虚静的烈火,虚静的思想,以及虚静的香草。

老家又多一盆石菖蒲,是老父亲上个月从山冲头上的山溪里觅来的。父亲从前爱兰草,爱